

红 樱



红 纓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9月第1版

197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0,000 册

书号 10100·134 每册 0.26 元

目 录

雪梅	李清林(1)
枫树下的故事	邱正平(17)
红缨	高志青(28)
“过江”的人	金玉晔(45)
征途万里	毛荣芳(63)
闯关	徐 来(79)
小圃姑娘	毛吉仁(91)
滩上新路	王诗明(106)
“管得宽”	宋其恒(119)

雪 梅

李清林

一

初秋的早晨，凉风习习。在通往宋庄生产队的大路上，一位姑娘正推着一辆载着铁锹、镰刀、肥筐的独轮车快步走着。这姑娘二十三、四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齐耳短发，红润的脸上，嵌着一对乌黑发亮的大眼睛，透着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。她就是到生产队宋庄去蹲点的石桥公社党委副书记韩雪梅。今天早晨，她把农具家什收拾好，推着那辆从不离身的“专车”，天刚蒙蒙亮就上了路。一路上，无边的田野里，沉甸甸的稻穗在向她点头；宽阔的大道旁，茁壮的杨柳在频频向她招手。雪梅看着公社一片欣欣向荣的图景，想到将要开始的新的战斗，心里充满了豪情，巴不得一步就跨到宋庄。

石桥公社所在地离宋庄不过十来里路，雪梅紧走一阵，个把小时就赶到了宋庄。

“啊呀，雪梅！看你这泼头泼脸的汗，走这么急干什么？这孩子，都当上党委副书记了，还是个火急火燎的脾气！”大队党支部委员、宋庄生产队队长张田嚷着从队屋里迎了出来。他四十七、八岁年纪，两鬓虽已斑白，却还是身强体壮，精力旺盛。

雪梅“咯噔”一声，放下小车，高兴地大声喊道：“大叔，我向您报到来啦！”

张田把雪梅让到屋里，倒了一杯开水放在雪梅面前，说：“昨天，收到了你的来信，知道你要来，我估摸着总还有几天呢，没想到这样快，一大早就来了！”

两个人在小方桌边坐定，亲切地拉起呱来。雪梅说：“大叔，公社党委号召我们，普及、深入、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，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，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，在这次秋收秋种大忙中，打一个漂亮仗。我的工作经验不多，主要是来向大家学习的，今后您还得多指点啊！”

“嘿嘿，哪里话？”张田笑着说，“公社党委派你来加强领导，我们热烈欢迎，今后请你给我们多指点哪！”

“大叔，今后我们得一块儿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呀！”雪梅说完，站起身来要走。

张田顺手指着套间说：“你就住在这里吧，都准备好了，快把东西搬进来！”

雪梅侧身一看，嗨！床铺、桌子、椅子、脸盆、水瓶，样样齐全。她摇了摇头，对张田说：“住在这里不便接近群众，还是换个地方吧！”

说话间，两个人出了屋门，抬头一看，楞住了：咦，放在窗下的小车哪去了？忽然，随着一阵“咯咯咯”的笑声，不远处的草垛旁露出半个脑袋，没等他们看清是谁，那人已高声叫了起来：“小车在这儿哪！”嗨，原来是妇女队长、团小组长宋淑兰，后面还跟了一群青年突击队员。

淑兰跑过来，高兴地说：“雪梅，可把你等来了！走，快到我家去，都给你准备好啦！”说着，上来一把拉住雪梅就走。

雪梅回过头来对张田笑着说：“大叔，我就住到淑兰家吧。我们是老同学，这是她特地上门来请我的呀！”话刚落音，人

群中迸发出一阵欢乐的笑声。

“真是一群毛孩子！”张田望着雪梅她们远去的背影，陷入了沉思……

张田和雪梅的父亲韩东海是老战友。当年，他们一起当民兵，又一道参加解放军，分在一个班里。两个人出生入死，并肩作战。在渡江战役中，韩东海不幸牺牲了，张田也负了伤。后来，张田复员回到了家乡，那时，小雪梅还抱在妈妈的怀里。张田看着雪梅从学会走路到戴上红领巾，又从少先队员到红卫兵战士，逐步地成长起来。初中毕业后，雪梅坚决响应党的号召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，回乡参加生产劳动，不久，就选为“铁姑娘”队的队长，并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。前年七月一日，张田介绍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雪梅更加英姿飒爽，冲锋在斗争的前列，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带领群众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。今年初，雪梅担任了石桥公社党委副书记。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她学习更刻苦，工作也更认真了。张田常把雪梅的进步引以为自豪。可是在他心目中，雪梅总是个小孩子，一下子就让她担任党委副书记，这能行吗？张田嘴里没说，可心里在想，这次党委要雪梅来宋庄蹲点，不过是叫她下来经风雨、见见世面罢了。

二

几天过去了，宋庄的田头、场头、仓库、饲养场都让雪梅跑遍了，她感到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，宋庄确实掉队了。别队粮食产量都跨过了“长江”，宋庄却还在“江”这边。看来，正如贫下中农反映的：“宋庄掉队了，关键在领导。”根本原因是主要领导人张田没有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。雪梅带着调查研究的结果回公社向党委作了汇报。当

天,她又带着公社党委关于“抓大事,促大干,大战三秋夺高产”的决议,连夜往回赶。一路上,雪梅盘算着队里的工作,心急如火,快步如飞。回到淑兰家,时过半夜,全家人都已经入睡了。月光照着院子里的小车、铁锹,周围一片寂静。她轻轻叫开门,向淑兰打听了一下,知道明天开始往田头运送肥料。就赶紧在床上和衣躺下了。

“咣咣咣”,一阵急促的钟声打破了早晨的沉寂。淑兰翻身起来一看,对面雪梅的铺上早没人了。她到窗口朝院子里一望,小车不见了。“嗨,雪梅呀,她准又一个人提早上工了!”淑兰一面在心里估摸,一面扛起铁锹,直奔队场。

庄头队场上,生产队长张田刚刚敲完上早工的钟,他把铁锤一丢,撒开两腿就往庄子里走去。“大叔,今天肥怎么个运法呀?”淑兰追上来问。

“噢,是淑兰呀!”张田嘴里答应着,脚步却没有停下来,“你等等,我马上安排全部强劳力突击抢运……”说着,他已经进了村庄,挨家挨户派工去了。

淑兰不见雪梅,独自等了一会儿。社员们都陆陆续续来到了队场,有的拉着板车,有的扛着四齿钉耙,还有的带着铁筛子和铁畚箕。

“咦,送肥带这些家什做啥呀!”淑兰正在纳闷,张田已兜了一圈回来了。只见这位身材高大、壮健结实的大汉往队场边的石碌碡上一站,粗声大嗓地讲了起来:“再过几天,就要开镰割稻了。今天,本来是要运肥的,可是,情况有变化。我们要抢在大忙之前,集中全部强劳力,给城里建筑公司送一批砂礓去。今天,女的全到村北河滩上筛砂礓,男的全力以赴搞运输,一台手扶拖拉机和六辆板车一齐出动……”

淑兰感到奇怪:昨天明明说好是运肥的,今天怎么又变

了卦？原来，这宋庄生产队北面紧靠着一条废河道，河滩上尽是大大小小的砂礓。这东西大的象狗头，小的象雀蛋，跟石头一样坚硬。可以铺路，也能用来代替石子浇灌混凝土，既省工，又结实。这在平原地区，可是一种难得的建筑材料。昨天中午，张田听说城里建筑公司需要一批砂礓，只要马上送去，价钱还可以高一些。下午就派人往城里跑了一趟，跟建筑公司订了一个合同，答应三天内给运去一百方砂礓。

“请大伙儿注意，五块钱一方，十方五十块，一百方就是五百块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哩。”张田特别强调了几句，宣布完分工，就催着大伙儿分头行动。社员们议论纷纷，意见很大。

“请大家等一等！”人群中突然响起了雪梅的声音。一早起来，她已往田里送了两趟肥了。刚才，她听张田派工，起先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后来越听越明白了。她感到事关路线，她不能不过问哪，就招呼住群众，走到张田跟前，对着张田和聚拢来的社员们激动地说：“在这大忙季节，是应该突击抓农业，还是突击抓副业？是抓粮，还是抓钱？这可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，坚持什么方向的大问题呀！大叔，你可得慎重地考虑考虑！”

雪梅的话，如金石落地，铮铮有声。社员们围着雪梅，都说一定要以粮为纲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眼下不是突击抓副业的时候。可是，张田的心里却象给塞了把乱麦芒，很不是滋味。他没想到，在这骨节眼上，雪梅会站出来，对他的工作挑刺。张田呆滞的目光紧盯着雪梅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景又重现在他的眼前。当时十五、六岁的雪梅，是公社中学红卫兵团的领导人之一，她头上扎着两条小刷子似的短辫，臂上带着红卫兵袖章，腰里系着根宽皮带，那样子活象个冲锋陷

阵的战士。她率领着红卫兵战友们，破四旧，立四新，热情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狠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是全公社有名的“小钢炮”。张田想，那时，你雪梅是个学生娃娃，可是，现在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雪梅已经是个公社党委副书记了，总得象个书记的样子，“小钢炮”还能那么放？难道卖砂礓是为了我自己？难道我干了这么多年的革命，还得你来教训？张田越想越气，差点大发雷霆；可想起牺牲了的老战友韩东海，他又竭力抑制了自己的感情，退一步说：“这样吧，今天就不用全部劳动力搞砂礓了，只派手扶拖拉机和四辆板车先给人家送一些去，妇女同志抽十个整修场地，其余的都往田头送肥……”

还没等张田讲完，一个矮胖的老头挤到人群前，迫不及待地：“对对对，还是队长考虑得周到，既不耽误农活，又不放掉现钱，真是两全其美，两全其美呀！……”

“哦，这不是宋福生吗？”雪梅一下子警觉起来。六年前，雪梅和她的红卫兵伙伴一起，协助公社革委会，破获了一个以什么“建筑合作社”出面的地下包工队，当时，宋福生就是这个地下包工队的一个小头头。

“宋福生，你别胡说八道！什么‘周到’，什么‘两全其美’？你六年前搞地下包工队那阵子，‘周到’了谁？去年，你用草灰拌黄泥假充肥料欺骗集体，又是怎么个‘两全其美’？你就知道钱、钱、钱，告诉你，谁想破坏秋收秋种，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，绝对办不到！在这节骨眼上不抓粮食，却去运砂礓卖，就是不行！”淑兰截断了宋福生的话头，一通连珠炮，揭穿了宋福生的老底。人群中顿时发出一阵喝采声，宋福生偷眼看看威严地站在淑兰后面的雪梅，灰溜溜地缩到后头去了。

“淑兰，我这个当队长的，连调几个劳动力的权力都没有啦！这个生产队到底谁说了算？”张田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，他把自己心中的火气一股脑儿喷在宋淑兰身上。

雪梅见张田动了感情，明说淑兰，暗刺自己，知他一时转不过弯来，便以和缓但又十分坚定的语气说：“大叔，谁说了算？这要看执行的什么路线，走的哪一条道路。你不经队委会讨论，不跟群众商量，也不请示大队党支部，光看到几个钱，就把人从农业上拉走，这是拣了芝麻，丢了西瓜，对社会主义不利啊！大叔，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这根弦，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松啊！我建议马上召开一次队委扩大会议，让党、团员都来参加，大家坐下来，再好好地学习一下批林批孔的有关文件，重温一下党的基本路线，分析一下当前革命和生产的形势。”张田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，听你上级领导的！”雪梅又说：“今天是否仍按原来的计划，组织劳动力突击送肥，并安排部分社员整修场地，拾掇农具。”在场的队委都表示同意，社员们也立即干了起来。

三

早饭过后，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。张田心里烦躁，在家呆不住，就先到队场上拾掇起打稻机来。干了一阵，他在场边的石碌碡上坐定，点燃了一支香烟。恍惚间，早上发生的风波又在他胸中翻腾起来……

队委扩大会上，张田自作主张，信用宋福生这号人与城里挂钩办事，受到了大家的批评。最后决定退掉合同和预支的二百五十元现金，并决定派王会计专程去县城一趟，说明原因，求得对方的谅解。

现在，张田思想上的疙瘩还没有真正解开。他想，运砂

砸，队里生产可能会受点损失，但五百块钱也足够抵上了，这算什么拣了芝麻，丢了西瓜？这事没有集体讨论，当然不对，但怎么会扯到路线上去呢？

“队长啊，队长！”正在张田苦苦思索的时候，宋福生一路喊，一路嚷地跑了来。他见张田神色不好，正在苦闷，猜想准是早上挨了批评，也就装着唉声叹气的样子：“唉呀，我全是为集体着想啊，好容易挂上一个钩，捞到笔生意，想不到事情没成，却连累你吃批评。”

宋福生瞟了张田一眼，见他的眉头拧得更紧了，就又指指点点地挑拨说：“哎，韩书记年轻好强，可不知当家理财人的苦衷啊！她也不听听群众的反映，许多人在背后谈论她呢！”

“嘿！”宋福生故意顿了顿，四周环顾了一下，继续说：“她对群众说，你支持我搞资本主义，是方向、路线问题，还说要跟你斗争……”

张田浑身一震，脑子里轰的一炸，一肚子火直往外冒：雪梅呀，雪梅！早上的事情我没和你多争，就算你有理吧，可也不能得寸进尺啊。我的党龄比你的年龄还长，你才当了几天干部，“小钢炮”竟轰到我头上来了，这不是存心要整我吗！

这时，雪梅匆匆地走来了。张田站起来踩灭了烟头，对宋福生没好气地说：“还在这里噜苏什么，快上工吧！”

宋福生讨个没趣，慌忙溜走了。

“大叔，”雪梅喊住了转身欲走的张田，“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。”

张田压着火气，问：“又有什么事情了？”

雪梅照直说：“公社刚才来电话，说是我们东邻的红旗公

社为了能及时地储放战备粮，正在抢修一所战备粮库，现在急需一百方砂礓灌混凝土。他们生产、建筑两头忙，希望我们能
把砂礓给他们送去……”

“不行！不行！”没等雪梅把话说完，张田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地说：“你不是说要抓粮食吗？五块钱一方都不干了，还管这码事？”

“抢修战备粮库就是抓粮食，它跟那个‘合同’根本不是一码子事，我们应该大力支援。”雪梅耐心地说。

张田哪里还听得下这些，脖子上的青筋早暴得象一条条蚯蚓，他大声说：“我的小上级，不叫运砂礓的是你，这会儿要运砂礓的也是你。真是‘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’，你一时一个主意，我这脑瓜实在跟不上你转了！”

雪梅恳切地说：“大叔，抢修战备粮库是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‘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’和‘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’的伟大方针，我们可不能不闻不问呀！同样运砂礓，含意却不同：一个是赚来五百元，这不光会丢掉粮食，还会把人心往‘钱’字上引；一个却直接为了‘广积粮’，既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，支援了兄弟公社，又是一次生动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！大叔，这砂礓到底该不该运，并不是根据我的主意转，而是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，从社会主义的原则出发呀！”

“啊，我没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？我没有从社会主义的原则出发？”张田听了雪梅的话，心头一震，两道伸向两额的浓眉痛苦地疙到在一起。他想，自己曾经南征北战，为革命流过血，立过功。在合作化高潮中，在大跃进的年代里，都是一马当先，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，开始虽说有些不理解，但还是跟着大家过来了……为什

么你这门“小钢炮”来蹲点后，就提出了这么多问题？不给县城运砂礓，心里还结着疙瘩呢，现在又提出要给红旗公社运，这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象这样下去还了得！张田往场心一站，把脸憋了个通红，他觉得应当以长辈的口气，给雪梅点拨点拨了：“雪梅，咱们都是干部了，就得学会该怎么当领导、做干部，群众对你有意见，我不能不管一管了……”

“大叔，你讲的‘群众’，是指什么人？可得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呀！”雪梅沉着地说，“干革命还能讲‘中庸之道’？共产党员就是要敢于抵制一切错误的东西！你光想多抓钱，忘了线，这可是有关方向、路线的大问题啊！”

.....

“‘方向’、‘路线’，成天挂在嘴上，哪有那么多的‘方向’、‘路线’？嗯，你要跟我斗，好吧，你就斗好啦！”

雪梅听了张田最后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，联想到宋福生刚才那个样子，知道这里必有蹊跷。她想，老队长在革命的大道上掉了队。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“雷厉风行”，需要从路线高度来分析问题，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。雪梅把异常激动的张田重新按坐在场边的石碌碡上，诚恳地说：“大叔，我如果有错的地方，你尽可以批评。但是，路线问题要‘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’，同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长期的、艰苦的。这方面我也做得很不够。”

雪梅的一席话说得张田哑口无言，他蹲在那里默默地抽着烟……

四

月光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银纱。远处蛙声连成一片，近处

秋虫争相鸣叫。秋天的夜晚，空气清新，凉爽怡人。雪梅带着突击队的姑娘、小伙子们，扛着铁锹，抬着筐，一路欢歌地往北河滩去加夜班。

这时，张田家里，大人、小孩都休息了，只有张田一个人抽着香烟在灯前发楞。白天发生的事情还在他脑海里盘旋。他想来想去，还是怪雪梅年纪轻，没经验，把事情闹乱了。一阵歌声笑语传来，张田站起身，跨到院子里，他分辨出是雪梅、淑兰等一帮子青年人的声音，就捏灭了手中的烟头，带上院门，朝北河滩走去。

来到北河滩，雪梅他们早干开了，扛的扛，挑的挑，正在突击修路。张田没顾这些，他从人群中把雪梅找到一边，以规劝的口气说：“雪梅，今天的事我可没想通。我总觉得你做事太莽撞，象你这样，今后的工作可怎么做呀？”

雪梅一听“咯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：“大叔，看您说的，今后还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呗！我倒要请您想一想，目前的工作该怎么抓？”张田没搭腔。雪梅接着说：“还是老办法：抓大事，促大干。我们应该按党委的要求，立即掀起一个学习、批判的高潮，联系实际，普及、深入、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。对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热情鼓励，对资本主义倾向要坚决斗争，叫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争取为革命多做贡献。”说着，她又扳起指头，计算着目前全队的农活：稻子哪块先割，哪块后割；几百亩稻子，如何组织运输、脱粒，又如何抢茬口，马不停蹄地送肥、翻地、种麦、种苕子、挖水沟。她一口气讲下来，对宋庄的一切是那么熟悉，想得那么周到。而这些都是张田没有很好考虑的。

“难道真是我把她看错了？”张田在心里问。只听雪梅继续说：“季节不等人，一环扣一环。稍一松劲，就会影响稻麦两

季的产量。再说今年的肥料也比往年多，送肥的任务特别重。我们一定要‘以农业为基础’，‘以粮为纲’，大叔，你说建筑公司那一百万方砂礓该运吗？”

张田停了半晌，说：“按理，不该运。”

“但是，”雪梅换了个口气说，“红旗公社这一百万方砂礓却不能不运，这是战备粮库，不抢在秋收之前建好，那战备粮往哪儿放啊？”

淑兰在一旁插话说：“我们团小组和青年突击队的全体同志都表示，宁愿自己多吃苦，多受累，也要支援红旗公社，保证战备粮库按时建成。今晚我们把北河滩这一段路突击修好，明天就可以开始装运。”

“大叔，就等您下命令了！”雪梅充满深情地说。

张田听到这里，不觉心头一热，浑身带劲。

雪梅接着说：“离开镰还有三天，全队的秋收秋种准备工作经过这两天的突击，已大部分完成了。运输砂礓的任务，只要好好地安排一下，不会给生产带来什么影响。”说着，她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和大伙儿一起刚草拟好的生产进度计划表，递给张田。

张田借着月光，紧盯着手里的那张表，觉得那么全面、周详，有条有理，他心里十分激动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运，该运！”

“什么，还该运？”张田话未落音，突然，有人奇怪地反问。雪梅与张田同时回头看去，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走了过来。嗨，是王会计回来了。

王会计抹了抹额头上的汗，赶紧讲开了：“你们都等急了吧？嗨，果然跟雪梅分析的一样，宋福生又捣鬼啦！”

早上，王会计临走的时候，雪梅就嘱咐他：“一定要以党的

基本路线为武器，把事情想得复杂一些，准备做一番艰苦的工作，把问题搞清楚。看来，那个什么‘合同’说不定还大有文章呢！”王会计到县建筑公司一了解，根本没有那回事。当即他就配合县建筑公司扩大线索，顺藤摸瓜，一起查获了一个在县城新搞起来的地下包工队。宋福生出身商人家庭，从小东跑西颠，从来没有本本分分地种过地，解放前后一直在石桥鬼混，做过小买卖，也做过粮食市、杂货市的经纪人，前几年又搞过地下包工队，他就是利用老关系搞了个假合同，说是与县建筑公司打的交道，其实，他与地下包工队倒真有一个未成文的“合同”，事成之后，地下包工队将给宋福生五十元的“烟茶钱”。

正当王会计详细汇报一天来工作情况时，河滩上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和激动的说话声。一个小伙子气呼呼地说：“这家伙真不老实，先把 he 带给队长看看，问问队长，这是不是方向路线问题，是不是搞资本主义？”又一个小伙子说：“雪梅就在这里，我们先向她汇报一下吧！”

说着，两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推搡着哆哆嗦嗦的宋福生，走了过来。宋福生脖子上挂着一只鱼篓，肩上搭着一条鱼网，浑身湿漉漉的，低着脑袋，站在那里直发抖。一个小伙子报告说：“根据民兵排的安排，今晚是我们俩值勤，刚才走到鱼塘边，发现有个个人在撒网偷鱼，一声吆喝，他一慌张，自己滑到塘里去了，上前一看，原来是他，当场就被我们抓住了！”

张田早已气得脸色发白。这时，他指着宋福生怒喝道：“宋福生，算我瞎了眼，看错了人，差点栽倒在你的资本主义的迷魂阵里。你当面说得那么好听，背地里却干这种坏事！还有什么说的？”

雪梅接过话头：“还有，我要问你，‘张田支持你搞资本主

义’，这话是谁说的？”

宋福生连连哈腰，说：“韩书记，这都是我的不是，是我胡诌，是我一时糊涂。书记水平高，请书记教育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张田气愤地斥责道，“现在当面一口一个‘书记’，你背后却是另一个腔调。你不是说，她只不过凭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当上干部的吗？你不是说群众对她有意见吗？我这会儿才清楚，你就想利用我一时糊涂，尽往雪梅脸上抹黑，想把雪梅从宋庄赶走，好让你顺顺当当搞资本主义呀！”

这时，大伙儿都围了上来。宋淑兰和两个小伙子也纷纷揭发宋福生的问题：“就是他，在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语，说什么雪梅年轻好强，毛毛躁躁，不象个公社副书记；就是他，说什么雪梅不关心群众生活，不尊重老干部；就是他，妄图打击新干部，挑拨干部与干部、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。”

雪梅听到这里，激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是一个普通的回乡知识青年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得到了锻炼，农村三大革命实践，使我的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得到提高，但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远。党和人民把领导工作的担子压在我们年轻人的肩上，并对我们寄予莫大的希望。而宋福生这种别有用心的人耍手段，玩阴谋，挑拨离间，矛头决不只是对准我个人，而是对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对准社会主义。同志们，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，严肃批判，努力发展大好形势。”

张田听到这里，怒不可遏。他大声地命令淑兰：“马上回庄敲钟集合，召开批判大会！”

“是！”淑兰“拍”一个立正，回身就走。

“等等！”雪梅叫住了淑兰，然后走到宋福生面前，说道：“宋福生，你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够远了，你的错误是严